



Vincent van Gogh 凡·高

王镛 饶丹 / 著

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

河北美术出版社

Vincent **van Gogh** 凡·高

王镛 饶丹 / 著

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艺术大师. 凡·高 / 王镛著.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10-3153-6

I. 世… II. 王… III. 凡·高, V (1853~1890) —油画—鉴赏 IV. J05 J213.05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0447号

策 划 耿福洲 张进军
责任编辑 王素芝
特约编辑 康 丽 朱 洁
装帧设计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出 品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8号楼905, 邮编 100101)

主编委员会 范迪安 张晓凌 王端廷
王 镛 崔自默 康健寨

世界艺术大师——凡·高

王镛 饶丹 著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印 制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12
印 张 21.6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凡·高生平 3

兄弟 3

悲悯之爱 8

织工与农民 13

安特卫普 20

巴黎的色彩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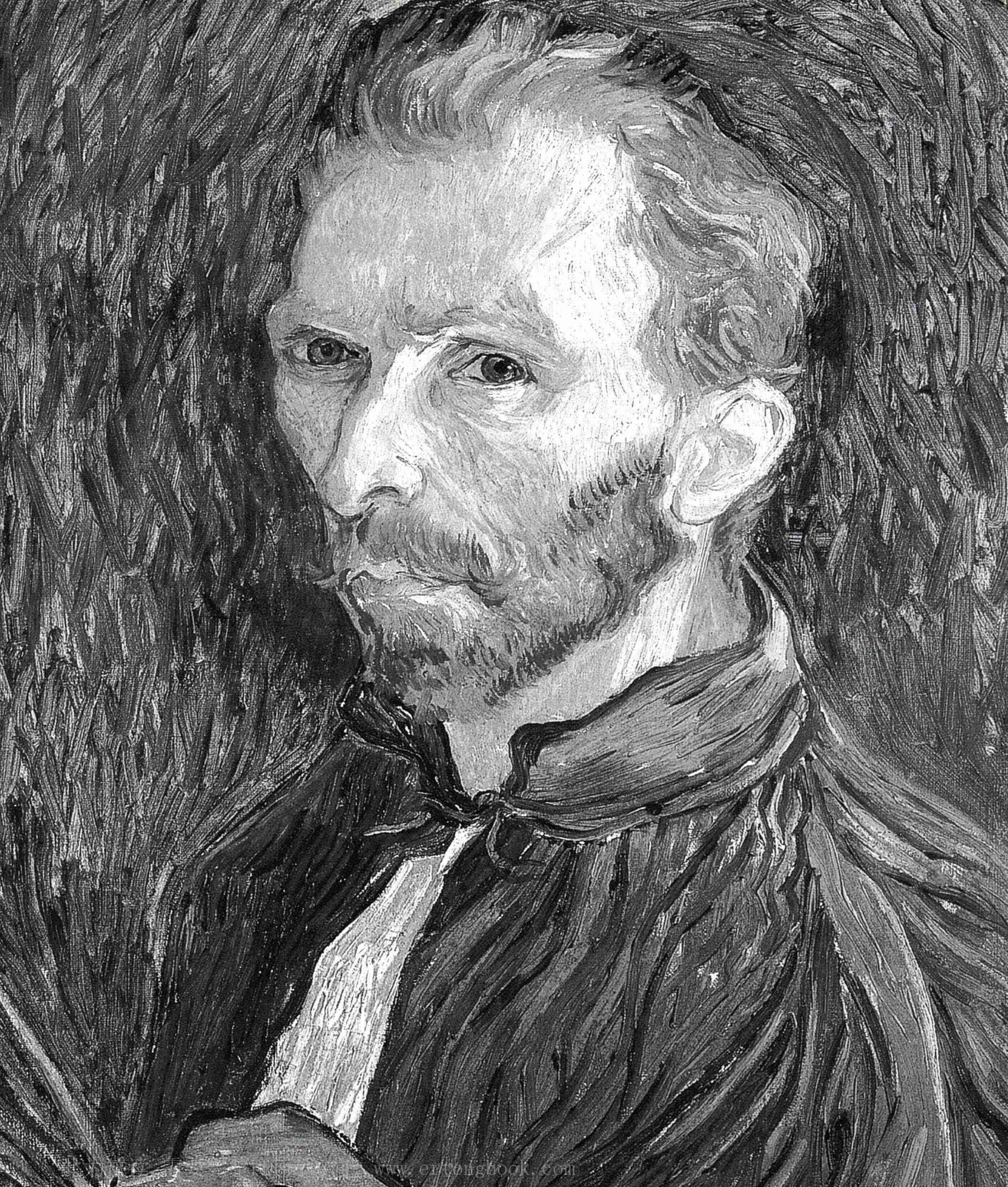
阿尔的阳光 76

圣雷米的丝柏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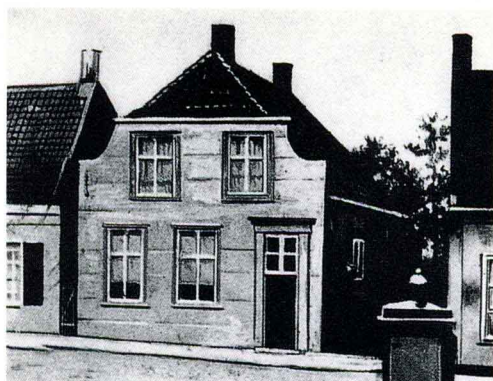
奥维尔的麦田 168

凡·高言论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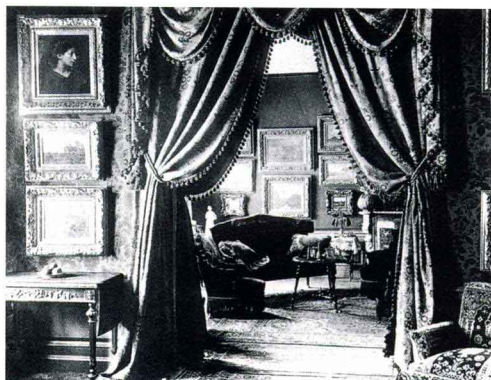
文森特·凡·高年谱 244



凡·高生平



聪德特村凡·高故居（左图）



兄弟

古皮公司分店海牙画廊（右图）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诞生于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聪德特村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1857年5月1日，文森特的弟弟特奥·凡·高诞生，比他小4岁。他还有3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凡·高和他的弟弟特奥，是生死与共的至亲兄弟。特奥几乎是凡·高一一生中惟一的知己。甚至可以说，没有特奥就没有凡·高，至少没有我们今天公认的艺术大师凡·高。

凡·高家族在17世纪曾是荷兰的名门望族。18世纪凡·高的曾祖父曾任海牙修道院的牧师。祖父毕业于莱顿大学神学系，后来成为布雷达地区有名的牧师。祖父共有12个子女，6个儿子中的长子任荷兰海军中将，还有3个儿子是画商，只有凡·高的父亲继承了曾祖父和祖父的神职，在聪德特村担任荷兰天主教加尔文派新教的牧师。

凡·高的父亲特奥多鲁斯·凡·高

（1822-1885）相貌堂堂，性格敦厚而古板，除了在乡村教堂里传教布道以外别无所长。母亲安娜·科妮莉亚·卡尔班杜斯（1819-1907）秉性善良，精力旺盛，意志顽强，但有时脾气暴躁。凡·高的容貌、气质和性格更像母亲，从家族遗传病史的角度来看，母亲的姊妹之一曾患癫痫，可能对凡·高也有一定潜在的影响。特奥的相貌和性格更像父亲，但似乎比父亲精明强干。凡·高父母的家庭虽然不如伯父们那样显赫和富有，却也算小康人家。凡·高兄弟的童年无忧无虑，长大后他们还经常回忆起童年在布拉班特田园的幸福时光。凡·高的性格比弟弟内向，他从小喜欢画画。现存的几幅他童年所画的牛奶瓶、束草、桥和狗等素描和速写，显示了他绘画的天分。1864年，11岁的凡·高开始上聪德特乡村小学，后来又转入泽文伯根寄宿学校和蒂尔堡文法学校读书，1869年毕业时他已能说法语、德语，读外文小说。

1869年，凡·高16岁来到荷兰政府所在地海牙，在法国巴黎画商开设的古皮公司分店海牙画廊当学徒。海牙画廊由与他同名的画商文森特叔叔主管。后来他的弟弟特奥也曾海牙画廊工作。凡·高在海牙画廊接触到法国巴比松画派和荷兰画派的作品或复制品，耳濡目染提高了绘画鉴赏能力，也加深了对绘画的兴趣。闲暇他经常到海牙郊区写生，画过一些小幅速写，寄给母亲和弟弟。

1873年，20岁的凡·高被调到英国伦敦，在古皮公司新开的伦敦分店工作。1872年凡·高就开始跟还在上学的弟弟特奥通信，1873年特奥接替了凡·高在海牙画廊的工作，他们的通信更加频繁。在凡·高短促的一生中一共给特奥写过652封书信，在他的信里向弟弟尽情倾诉自己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对艺术、文学和宗教的见解，还经常夹杂着

他画的速写、素描或创作草图。这些书信是研究凡·高生平和艺术的宝贵的参考资料。

初到伦敦，凡·高寄宿在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副牧师的寡妇洛耶夫人家里，他暗自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幼儿园的阿姨厄休拉·洛耶。1873年6月凡·高在给特奥的信中已透露他初恋的消息，直到1874年7月他回荷兰家乡度假前夕，才吞吞吐吐地向厄休拉求婚。厄休拉压根儿就没看上这个木讷的“红头发傻瓜”，告诉他一年前她已经跟别人订婚了。凡·高恳求她解除原先的婚约嫁给自己，结果他被房东母女不客气地逐出了家门。失恋以后，他在伦敦分店工作无精打采，引起了分店老板的不满。1875年5月，他被调到古皮公司巴黎总店工作，仍然提不起精神，无心接待顾客，1876年3月终于被古皮公司解雇。

1876年4月，凡·高返回英国，在伦敦郊区拉姆斯盖特小学找到了法语教师的职业，不久又转到附近的艾尔沃思乡村教会学



13岁的凡·高（左图）

校当助理牧师。学校派他到伦敦贫民区收学费，他不仅一分钱学费没收回来，还好言安慰那些贫困学生的家长。7月他被学校辞退。

1877年1月，文森特叔叔把凡·高安排到荷兰多德雷赫特书店当店员。但他经常坐在书店前边埋头苦读《圣经》，而漠不关心书店的销售业务。4月他被书店解雇。

几次求职谋生的挫折，促使凡·高坚定了继承父亲衣钵当一名福音传教士的信念。1877年5月，凡·高来到荷兰王国首都阿姆斯特丹，寄住在海军中将约翰斯伯父家里，请家庭教师辅导，准备报考阿姆斯特丹大学神学院。开始他拼命攻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不久希腊文的动词变化就让他头疼，学不



1873年20岁的凡·高（右图）



1889年的特奥（左图）

下去。1878年7月，凡·高放弃了在阿姆斯特丹求学的希望，8月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福音传道学校接受了3个月培训，12月被教会派到比利时南部的博里纳日矿区实习传教。

在博里纳日矿区传播福音的日子里，凡·高为了让矿工们相信他所传播的福音，他从寄宿的小贩家的砖房搬到了矿工简陋的棚屋。他满脸煤灰，破衣烂衫，经常跟矿工们的家属一起到废煤渣堆上拾煤渣取暖。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他忘我营救和护理伤员，把自己的衣物、床和钱全部捐赠给受伤的矿工。教会认为凡·高的举止“丧失理智，有失体统”，1879年7月取消了他的传教资格。父亲对他深感失望，甚至说要把他送进精神

病院。妹妹伊丽莎白说他是“虔诚的狂人”。凡·高自己也不知所措，茫然滞留在博里纳日矿区。

正当凡·高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特奥却在巴黎的艺术市场上崭露头角。自从1873年6月特奥接替了哥哥在古皮公司海牙分店的店员工作以后，又调到布鲁塞尔分店，1878年他被提拔派驻巴黎总店，代表公司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1879年，22岁的特奥在巴黎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商。

1879年10月，特奥从巴黎来到凡·高在比利时博里纳日矿区栖身的棚屋，诚恳地奉劝哥哥明确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凡·高一时确定不了何去何从，他们兄弟间的通信中断了8个月。1880年7月，凡·高在给特奥的信中终于明确了自己当一名职业画家的志向。他反复临摹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代表画家米勒（1814-1875）的版画《播种者》、《田间的劳动》等作品，还画了许多煤矿工人的速写和素描。1880年，凡·高已27岁，他也像他所画的上工的煤矿工人一样，开始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风雪迷茫的画家之路。他怀着殉道者的虔诚，要在深邃的生活矿井里采掘蕴藏着光和热的艺术宝矿，以绘画的方式传播福音，“在黑暗中升起光明”。

凡·高的画家生涯只有短短10年（1880-1890）。这10年他一直穷困潦倒，几乎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经济来源主要依赖



暴风雨天气的申韦宁根海滩（上图）

1882 年 8 月 布面油画

34.5cm × 51cm



凡·高在海牙跟随他的表兄画家毛弗学习油画时的习作。

林中少女（下图）

1882 年 8 月 布面油画

39cm × 59cm

凡·高 1882 年 9 月在信中谈到这幅油画：“铺满落叶的红褐色地面，因为树荫而乍明乍暗，光影斑驳，如梦如幻，这一切深深地震撼着我。”“我把颜料挤出来直接盖在树根和树干上，再用笔轻轻涂抹一遍，这样这棵树就稳稳立在地上了。”靠近树旁的白衣少女是根据一个英国插图画家的人物画的。

农舍（右页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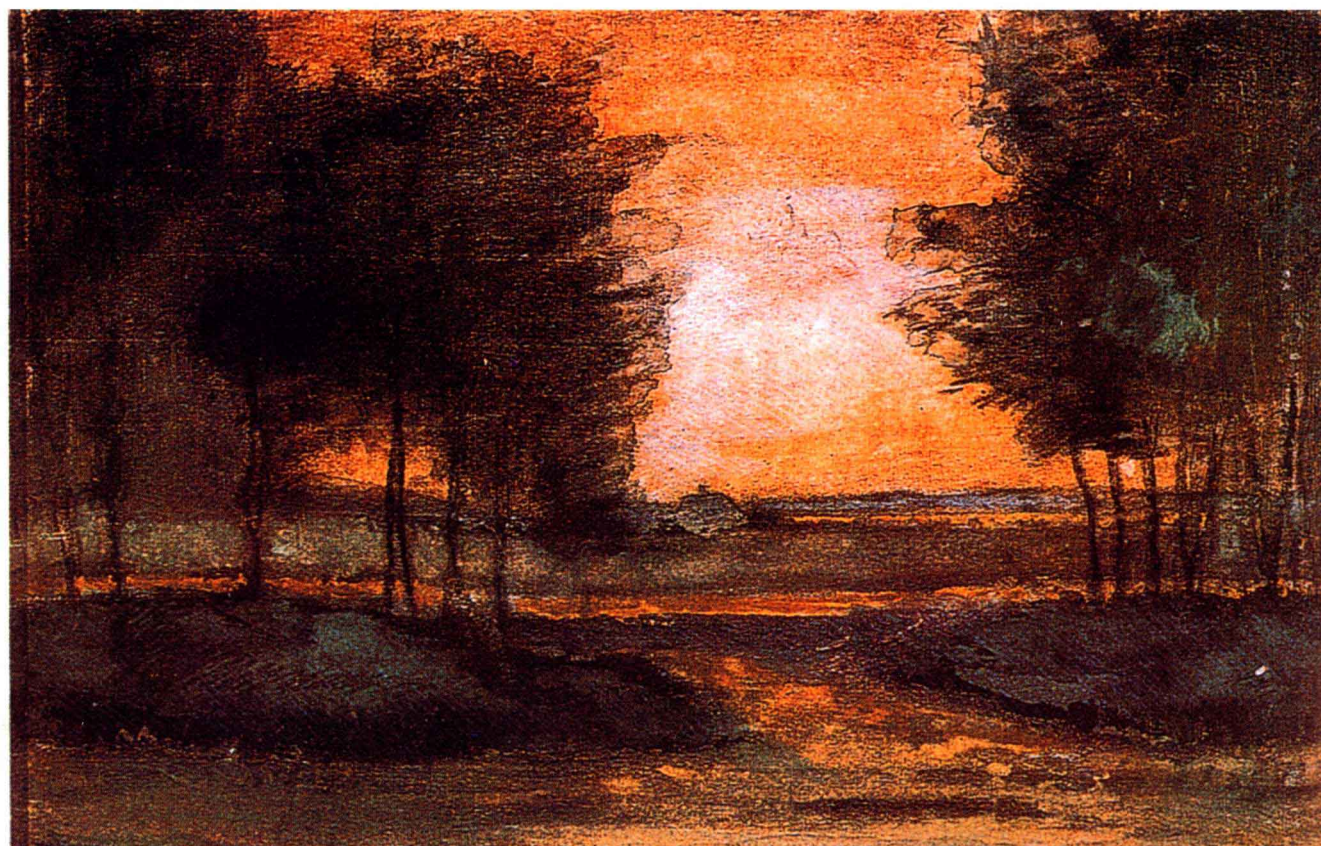
1883 年 布面油画

36cm × 55cm

德伦特风光（右页下图）

1883 年秋 黑色粉彩笔 墨水 水彩 条纹纸

27.5cm × 42cm



画商弟弟的接济，特奥每月寄给他 100 到 150 法郎生活费。美国学者卡罗尔·泽梅尔在《凡·高的历程》(1997)中说：“假如特奥·凡·高不是在巴黎做画商，假如没有这位弟弟甘愿承担起商业的事务，文森特·凡·高的绘画事业会很难想象是怎样的。”尽管凡·高兄弟在个性、职业和营销策略上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冲突，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和画家与画商之间的合作关系，把他们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

1889 年 4 月 17 日，特奥与约翰娜结婚。凡·高为了减轻特奥的家庭经济负担，自愿住进了圣雷米精神病院。

1890 年 1 月 31 日，特奥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文森特·凡·高当了侄子的教父。

1890 年 7 月 29 日，凡·高在奥维尔开枪自杀后两天，在从巴黎匆匆赶来的特奥守护下停止了呼吸。特奥因悲痛过度精神失常，被送进乌德勒支精神病院，在凡·高死后半年，于 1891 年 1 月 21 日病逝。特奥的遗孀约翰娜把他的遗体迁葬到奥维尔他的哥哥文森特·凡·高墓旁。

今天，在凡·高与特奥的出生地聪德特村，安置着凡·高兄弟的雕像。

悲悯之爱

1880 年 10 月，已打定主意要当一名画

家的凡·高，离开博里纳日矿区，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在布尔瓦鲁的小旅店里，自学绘画，结识了荷兰籍画家凡·拉帕德。从布鲁塞尔时期(1880 年 10 月至 1881 年 4 月)开始，特奥每月都从巴黎寄给哥哥至少 100 法郎生活费，凡·高也把自己的绘画习作不断寄给弟弟收藏。

1881 年 4 月，凡·高回到荷兰布拉班特省埃顿乡村的父母之家。1875 年他的父亲已从聪德特村调到埃顿当牧师。在埃顿时期(1881 年 4 月至 12 月底)，凡·高继续自学绘画，经常去海牙向他的表兄画家毛弗(1838-1888)请教。当时毛弗已是海牙画派的中坚画家，擅长农村风景和风俗画。毛弗耐心辅导凡·高画素描、水彩画和油画，还送给他一个油画箱。凡·高也跟古皮公司分店海牙画廊经理特斯蒂格保持联络。

1881 年夏天，28 岁的凡·高又陷入一场单相思的苦恋。凡·高的姨父斯特里克牧师的女儿凯·福斯，带着她的儿子从阿姆斯特丹家里来到埃顿凡·高父母家做客。她比凡·高大两岁，她的丈夫刚刚去世一年，到她的姨妈家来也是为了排遣丧偶之痛。“美丽出自痛苦”，这位新寡的表姐自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姿。凡·高在给弟弟特奥的信中诉说他深深地爱上了表姐，但他的求婚遭到了表姐的严词拒绝。“当这件事在今年夏天发生的时候，最初对我的打击，可怕得好像

树根（左图）

1882年4月 铅笔 粉笔 墨水 水彩
50cm×69cm

凡·高的这幅素描描绘沙地上的一些树根。他在给特奥的信中解释：“我想在这幅画中表现像那幅人物画（《悲哀》）一样的情感。树根痉挛地、愤怒地攀在地上，已经被风暴从地里拔出一半来。我想通过《树根》里那些长满节瘤、发黑而扭曲的树根，像在《悲哀》中那个苍白、瘦弱的裸体女人一样，表现出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

抱着女孩的母亲（右图）

1883年春 炭笔 铅笔 墨水
53.9cm×35.5cm

此画的模特儿可能是西恩和她的妹妹。



是判处死刑，它一下子把我的心碎成齑粉。”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表姐的追求。表姐被他狂热的爱情表白吓坏了，急忙带着儿子逃回阿姆斯特丹娘家。凡·高迫到阿姆斯特丹姨父家里，恳求跟表姐见面，他把手伸进蜡烛的火焰里，执拗地说：“我要见她，我的手在火里能呆多久就等多久。”姨父熄灭了蜡烛，狂吼道：“你这个疯子！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凡·高带着烧伤的手和破碎的心回到埃顿的父母家里。父亲声色俱厉的责备，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都无法打消他对表姐苦苦相思的一片痴情。

1881年12月圣诞节那天，父亲跟凡·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让他最好离开家。他当天真的离家出走，来到了海牙。

1882年初，凡·高在海牙郊外的申克韦格街租了一间画室，离他的表兄画家毛弗

家只有10分钟路程，便于随时请教。在海牙时期（1881年12月底至1883年9月），凡·高经常到海牙的街道、近郊的牧场、运河和海岸写生，画了《暴风雨天气的申韦宁根海滩》、《林中少女》等油画。凡·高还处在初学绘画阶段，无法依靠卖画谋生。他只在1882年卖给画商文森特叔叔12幅海牙风景钢笔素描，一共30法郎；后来又卖给文森特叔叔6幅风景素描，20法郎；还卖给画商特斯蒂格一幅水彩画，10法郎。尽管有弟弟特奥的接济，但他租画室、雇模特儿、买绘画纸笔颜料等日常开销很大，又嗜好抽烟喝酒，结果自己平时只能吃不涂奶油的面包和土豆，甚至常去教区贫民施粥所乞食，只能穿破皮鞋和弟弟替换下来的旧衣服。

凡·高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对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和沦落风尘的妓女，产生了深切



悲哀（左图）

1882年 铅笔 黑色粉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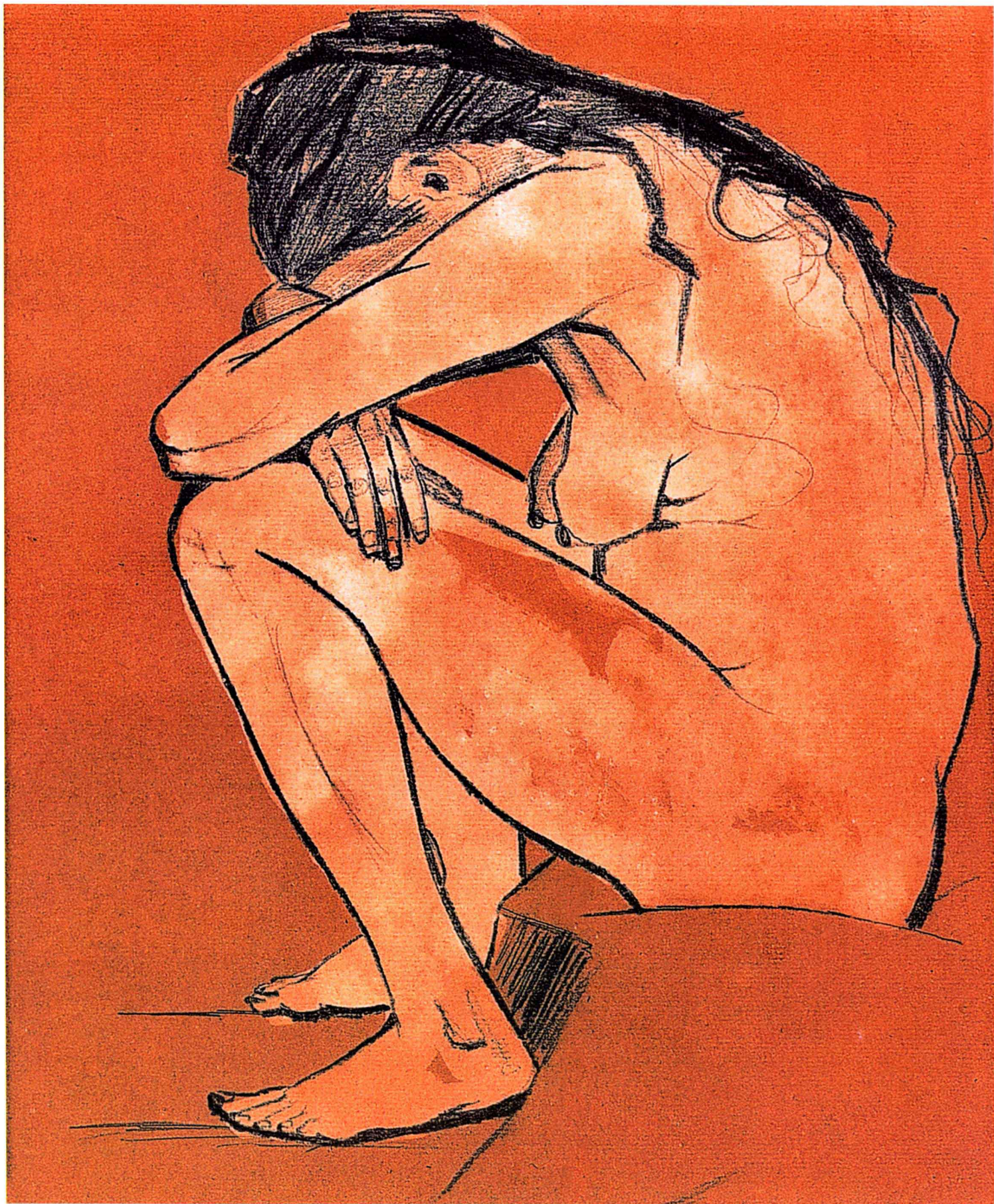
凡·高所画的同名素描《悲哀》，画幅较大，人物的姿势仍然是蜷缩着身体掩面哭泣，画得比较仔细，披散在肩上的头发有一部分绞成辫子。人物周围的花草树枝似乎象征着悲哀的女人青春的凋谢和生命的枯萎。在画面下边写着法国历史学家米切莱的《论女人》中的一句话：“世上为什么会有被遗弃的孤苦伶仃的女人？”画家借此对造成被遗弃的女人的悲惨命运的社会原因提出尖锐的质问，以期唤起人们的良知和同情。

悲哀（右页图）

1882年4月 铅笔 黑色粉笔

44.5cm×27cm

在这幅素描中，凡·高采用了类似米勒版画和英国素描的简洁线条，勾画出一个怀孕的裸体女人的轮廓，她披头散发，四肢消瘦，乳房下垂，肚子凸起，坐在树桩上蜷缩着身体掩面哭泣。这种弯下身子掩面哭泣的动作，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绘画的一种模式，用来表现不幸失身或丧偶的女人的痛苦绝望。画家反复说明：“我要画让人感动的画。《悲哀》是一个朴素的开端……我通过人物或风景，想要表达的不是感伤，而是深重的悲哀。”



的同情和悲悯。1882年1月底，凡·高在海牙的一家小酒店里邂逅了陪酒女郎克拉西娜·霍尼克，人们通常叫她西恩（属于别人的人）。西恩生于1850年，父亲曾在海牙贫民区当搬运工。1875年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当缝纫女工维持生活。她32岁还没有结婚，却有3个私生子，两个孩子夭折了，剩下一个5岁的女儿。认识凡·高之前她已经怀孕，被男方遗弃了，只好卖淫挣钱养家。凡·高在给特奥的信中讲述：“今年冬天，我遇到一个怀孕的女人，她被一个使她怀孕的男人遗弃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还要在冬天的街上拉客挣一口面包，你明白那是多么悲惨的情形。我雇这个女人当模特儿，整个冬天都画她。”凡·高在海牙时期的作品有69幅素描和水彩画是表现市俗妇女和家居生活的题材，大部分是以西恩和她的家属为模特儿。

1882年4月，凡·高以西恩为模特儿，创作了他平生第一件杰作《悲哀》。凡·高把他画的素描《悲哀》寄给了特奥，写信说明：“我认为《悲哀》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最好的人物画，因此我应该把这幅画送给你。我以为，要是把它贴在没有花纹的灰色衬纸上，效果一定很好。”他同时期所画的素描《树根》也寄寓了悲悯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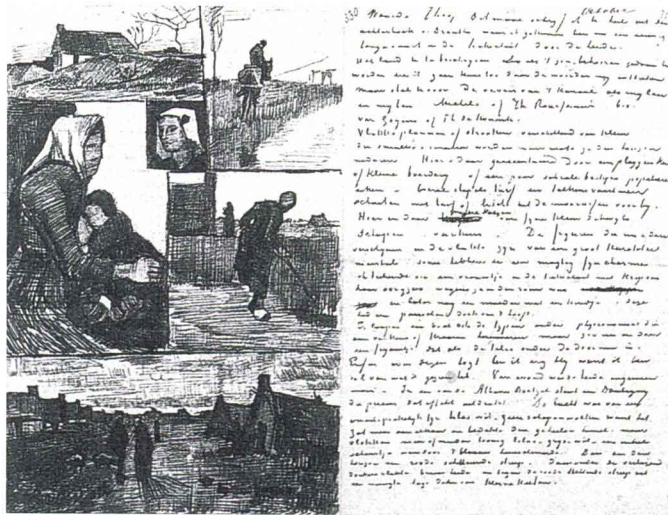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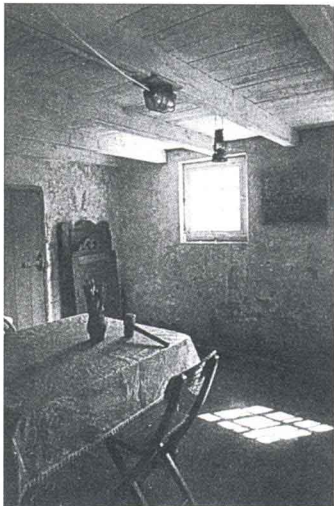
“同是天涯沦落人”，凡·高对西恩不幸遭遇的同情发展为相依为命的爱情。这是一

种浸透了基督教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的悲悯之爱，带有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悲凉况味。为了防止西恩再走上卖淫的绝路，凡·高让她住进了自己在海牙郊外申克韦格街工人住宅区租用的画室，他们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的同居遭到了凡·高的父母兄弟、毛弗和朋友一致的反对。不过，特奥依旧按时寄给凡·高生活费，在西恩分娩以后每月生活费从100法郎增加到150法郎。1882年7月，西恩在凡·高陪同下到莱顿产科医院住院，治疗性病和贫血症，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医生说要不是及时住院，母子性命难保。1个多月以前凡·高也感染了性病，在莱顿医院住院治疗。他们的住院医疗费都是由特奥寄钱支付，所以凡·高念念不忘弟弟的救命之恩。

凡·高对家庭生活充满幻想，他按照理想化的家庭主妇的模式捏塑西恩的形象。他以西恩为模特儿所画的《缝衣的女人》、《抱着女孩的母亲》等素描，都把西恩描绘成贤妻良母的形象。但凡·高的主观愿望改变不了西恩十几年卖淫生涯养成的懒散放荡的生活习惯，她不听凡·高劝告，仍然经常回到她的母亲家重操卖淫旧业。凡·高数落她，她怒气冲冲地回答：“是的，我吊儿郎当，我好吃懒做，可我一直就这样，毫无办法。”“不错，我是个婊子，到头来我只能投河自尽。”

纽南的凡·高画室内部（左图）

1883年10月3日给特奥的信（右图）
钢笔
信中夹杂着凡·高在德伦特乡村生活的速写。



1883年9月，凡·高与西恩终于在海牙分手，独自去荷兰北部德伦特，寻找自然的素材。西恩回到贫民区重操旧业。1901年她嫁给了一个海员。西恩比凡·高大3岁，比他多活了14年。1904年，54岁的西恩在荷兰鹿特丹的港口上自杀身亡。

织工与农民

1883年9月，凡·高孤身一人背着画具旅行，来到荷兰北部德伦特省偏僻的乡村，借宿在小客栈或农家。德伦特布满沼泽地的荒野，比凡·高的家乡布拉班特空旷、寂寥而单调。凡·高在德伦特时期（1883年9月至12月）画了《德伦特风光》、《农舍》、《挖掘的妇女》、《烧杂草的男人》等素描或油画，1883年10月他在写给特奥的信中也夹杂着

德伦特乡村生活的速写。冬天德伦特的气候越来越冷，凡·高身患感冒和癫痫，难以忍受寒冷、孤独和寂寞。1883年12月，他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家乡布拉班特。

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的纽南是一个小镇。1882年8月，凡·高的父亲从埃顿调到纽南担任教堂的牧师，住在纽南的牧师宅院。凡·高临时占用牧师宅院里的一间洗衣房作为他的画室，又开始狂热地画画。在纽南时期（1883年12月至1885年11月底），凡·高共画了195幅油画，数量仅次于阿尔时期。他画静物，画风景，画纽南的小教堂，画牧师宅院，画教堂墓地，画乡村小屋，画截梢的柳树和牧羊人，尤其喜欢画人物——占纽南居民大多数的织工与农民。他渴望表现他少年时代熟悉的“梦中的布拉班特”那